

武陵四首

龙忆梦

武陵春 却望行云三千峰
几重春雨渡青山，屏峰掩，微云淡，
轻红醉河川。

择一春日，沐一缕晨光，携一颗山居之心，来到武陵群山中，让心与一段时光朴素相融。

一路千嶂抱翠，峰林万仞，奇山轩邈，嘉木锦绣。幽谷中，松萝初发，兰芷暗芳，悬泉飞瀑，枕石漱流。此间山中，心安一处，便冠沐清风。一路山抹微云，峰谷含烟，古道迤逦，曲径通幽。云深处，数间竹篱柴扉隐匿其中，周遭野草绕园，花径满溪，蝶宿西园，桃花繁茂。于山居茅屋之中，窗前展卷，溪间采诗，春风拂槛，奉茶品读，携一园素锦芳华，纵一阙豆蔻词工，与一山云水掬诚细数。此间山中，心有一隅，便芳菲想容。

阁下溪声格外峰，暮雨朝云去不留。武陵山中，桃花树下，观一山绝峭嶙峋，望一溪水落成云，踏一扉山门草径，做一缕青烟含情。独自春水煎茶，夏荷酿酒，秋雨弄琴，冬雪吟诗，静守一段山居蒙尘光阴。

青衣赋 一桥轻雨一伞开
燕子不归，紫薇漫月，北方花开，南方花谢。

梅雨总是续绵绵，黛色霜青，漏声

迢递。武陵小城里，石板上青苔已长得绵密，萍风过后，簌簌清香四溢，穿过青苔巷，绕过燕子梁，萦绕在烟波弄堂里。

偶有曼妙武陵女子，芰荷为衣，婀娜聘婷，一袭轻裳清扬婉兮，一把青伞雨落泠泠，一纸罗扇铅华洗尽，一曲金缕泛开涟漪。待她轻轻走过烟花巷弄，走过烟柳画桥，言笑晏晏，身影在杳杳微雨中慢慢揉碎殆尽。她来时，清风微澜；她走时，雨声潺潺。顾盼流连，时光搁浅，回眸一瞬，便是一生。

耆卿说：一步踏尽一树白，一桥轻雨一伞开。珠帘半卷，也曾拂尘醉花阴；绮罗执素，轻舞团扇扑流萤。风动梨花，淡烟软月中，翩翩归来的，是武陵女子的一点幽情，化作青丝坠落你手心。

铮铮二十三弦频急，落花微雨人独立；渺渺二十四番花信，武陵水墨天青等烟雨。一川风絮，雨落霖霖，武陵女子撑一把孟宗竹伞，青石板上独自徘徊，颦语浅笑，细语呢喃。

一曲丝竹清音，一顾阑珊只影，梦入武陵巷陌，满城杏花霏雨。于是，既御琴瑟，宫商落笔，于是，既见依人，云胡不喜。

乌夜啼 离人心上秋意浓

最爱梦窗的一句词：何处合成愁，

离人心上秋。
秋风一瘦，武陵山中的叶子便更添几分烁红。又是一年春花成秋碧，红叶遍山，霜染层林，似一片云霞人间落尽。于秋日山中，看荻花消瘦，丹枫入景，观薄暮夕照，山河永寂。日暮西沉，数峰隐隐霞岚里。叶渐黄，花尚红，心有微澜，秋水为凭。

秋雨淅沥，瑟风晚起。深庭院里，翠销香减，梧桐婆娑，素弦声断，暮蝉凄鸣。屹立窗前凝望，观帘随风舞，芭蕉飕飕，满庭黄叶，一院落红。秋风起，秋雨霖，思君不见，半声叹息。

遥想当日，武陵山中初见，巍峨山门绮柱重楼，岚岚雾雨中，你眼眸如星，青丝如瀑，只道愿在这武陵山中，住到乱花飞絮，酒冷清路。于是，舞歌歌沉，青花悬想，红笺一纸，暗寄兰舟。可如今，此去经年，星汉渐变，白露待嫁，花轿唢呐，人面桃花长相忆，空留一顾风月，一世离愁。

时光弹指，花便开了一程；岁月一催，叶便落了一季。于秋日山里，撩一窗心事，嗅一缕桂香，掀一缕秋风，看一季花凉，等到流年暗换，等到青丝白发，于武陵山中静守。

锁窗寒 暮雪纷霏到白头
星沉月朗，家在远方，佛桑花开，送我归乡。

冬夜的风最是清寒，后人说，那夜风灯燎乱，漫天飞琼，遍野素净，孤山凌空。风中唱着一曲参商，满地寒月皆哀愁。

冬夜的雪最是清绝，缓缓落在眉间，落在两鬓，敲窗问阁，夜阑已休。雪中似飘来清冷梅香，盈满狐裘，盈满衣袖。

记得出征那夜，月华如练，万户捣衣。云卿说：等这武陵山上的佛桑花开尽，我们便冠羽归乡。记得云滇雪山寒羌之上，音书断绝，一身风霜。我红衣似火，倒在血泊里，似天地间只有我茕茕身影和天上的灼灼星月。此刻记忆里，却只有来时那一程山，一程水，一程雪和一柄残破的紫电青霜。

浮生尽，岁荣枯，昔人故，万般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三千里飞雪，三千年韶光。于是，我的血肉，将凝成三千奇峰；我的泪痕，便化为八百秀水；我的魂灵，便飞回武陵故乡。

寒衣覆，孤魂可安宁；八荒定，九州方太平。黄泉碧落去，从今分两地，三生曲弦音，奈何桥上听。唯愿魂归止兮，白骨葬湘西；唯愿执手对月，不负如来不负卿。

梦里苏木绰 (组诗)

罗舜

她滑动湿润的舌尖，企图钻进我的身体
允许有火焰，从胸膛里升起

苏木绰的巫师
因无畏而明亮的火

因悲悯而欢唱的歌

藤杖长出异鸟的脸。群山如兽
梦中，有马粪落入，那条平静的河流

每一个害人的小妖精

都拥有水草的腰

茂密丰盛的密林，如我找到的一个隐秘而羞涩的词汇

这会儿，一群粗犷的男人
从我身体里爬出来，他们脸上还有泥，卷着裤管

哭嫁
抬起手，就感觉么姑儿在吊脚楼里哭嫁
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六姐来了

她们哭过
她们会哭
她们教么姑儿哭

一个人的身体就是一栋吊脚楼
有人踩过枕板，发出“吱呀呀”的声音

越来越近
接亲的唢呐队，吹着唢呐
正穿过我儿时的旷野

石堰坪村
带不走一个小镇，就带走一个村庄
带不走一个村庄，就带走一栋吊脚楼
带不走一栋吊脚楼，就带走吊脚楼上的一个姑娘

什么也带不走，就去田埂上，和草垛一样的自己说话
听大娘哟哟嗬嗬地招呼田里的鸡群
一声叫唤，足以传遍整个村子

很多声音落下来，会让这里变成盆地
群山四围，太阳和我都落在风景的外面

河流
身体里有瀑布。我们躺下来
就是两条河流
水矮下去，让黑色的石头露出来
让穿白色鞋子的小女孩
可以借着石头迈过去

寻可以飞的薄石块，在水面上蜻蜓点水
它们都是我武侠小说里的侠客

风雨桥也是
但它太老，像一个诗人横卧在河流上
时间有多不忍，每一条经过你的河流
都像一列绿皮的火车

风替我们摇晃着鸟巢
试着敲开一扇门，风是轻柔的
一些坚硬的东西被打落
儿时的两颗门牙还停留在老家的
屋檐上
那个和我一起掏过鸟巢的男孩，在筑别人的巢

在远方的丛林里
风吹得树木的骨头叮当作响
一些事物在风中飞翔，飘摇或闪躲

只有太阳像个鸟巢，平稳地落在地平线上
等着风再次吹过这片旷野

亲情之暖

王月冰

节日的黄昏，楼上的调皮少年突然蹲在楼道里哭泣，声声抽噎直击着人心。这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平日里是何等威风，骑着摩托车率领他的玩友们驰骋飞扬，仿佛常胜将军。

他的哭泣吸引了不少邻居，大家不敢相信他也会有如此伤感的时刻，就连阿姨上前去温和询问：孩子，你怎么了？少年突然抱住阿姨抽泣：我想我妈妈。家里空荡荡的没有人，我心里难受。我这才知道，少年的妈妈几年前去世了，他父亲的生活重心在外，只留给儿子空荡荡的家。

顽皮懵懂的少年，因为对亲人的想念和对亲情的渴求，在充满团圆气息的节日里如此伤心痛哭。亲情呀，这平日里看似平淡无奇的东西，在关键时刻总真切地揪着人的心。

路过公司楼下的一家美发店，经常看到一对男女在店里激烈争吵。听熟悉他们的同事说，他们是兄妹，合开了这家美发店。大家都认为，这样的店，开不了几天肯定要分家的。可令人奇怪的是，快两年了，店不但没分，兄妹俩反而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仍旧能看到他们吵得面红耳赤的样子，火药味一点不亚于生意的红火。有同事一语道破天机：他们是兄妹啊，亲情的修复力超强。是的，亲情最肆无忌惮，在亲面前不必伪装与顾忌。就像多股麻线拧在一起的麻绳，看上去毛毛刺刺，实际凝聚着令人惊讶的坚韧力量。

多年前，我居南京。弟弟从湖南老家去上海进一批货，几经劳顿，疲惫不堪，往回走时却要求司机一定要绕道南京回家。弟弟凌晨敲开我家的门，叫了声姐姐，然后递过来一把新鲜的紫苏。我早几天在电话里跟他说想吃紫苏鱼，却一直没买到紫苏。弟弟专门来就为了送我一把紫苏。他问我，还好吧？我说，还好，家里人都好吧？他说，你放心，爸妈我都照顾得很好，说完便转身赶路。看着他消失在晨雾中，我闻着紫苏的香，泪流满面。

亲情，如此朴素，却又那么宝贵；如此粗犷，却又那么细腻；如此满不在乎，却又那么不由自主。亲情，这看似平淡无奇的东西，让人发自肺腑地温暖与幸福。拥有亲情的人，原来都是幸福的人，只是我们往往没有察觉，有时不懂得珍惜。



雾凇锁冬林

任随平

初冬的山野最易落雨，在初夜时分，朦朦胧胧，云遮雾罩地落，而到了深夜，气温骤降，及至晨起，推门而出，便见漫山遍野冰清玉洁的雾凇绵延百里，童话一般，惹得人心生惊喜。

于是，山野的蜿蜒小道上便多了窸窸窣窣的脚步，赏雾凇。

雾凇是凝结在树木枝权和草茎上的，落在地面上，就是冻雨了。脚踩上去，呲溜一声，刚刚挪移出去的脚被滑了前去，身子随之在空中摇晃着，又呲溜一声，摇摇晃晃里总算立住了脚步，只是忙乱的双手在空中抓来抓去。立于远处的人见了，兀自笑着，不小心露出了声，这边的人与那边的人相互对望了一眼，彼此笑着点点头。其实，冬夜时光里，人们求的就是这份情趣，这份自然的默契与恣意。行步山道的人，此刻正俯下腰身，用手指轻轻触碰着路边结了冰晶的草茎，干枯了的草茎坚硬的，手指碰上去，那冰晶就簌簌地碎裂开来，落进草叶间，一不小心落进手心里的，则慢慢融化开来，清清凉凉的，顺势摇动手掌，水珠摇曳着从指缝间滑落而去，只留一丝凉意在掌心。

望远，漫漫山野裹在一片冰清玉洁里，一树一树的雾凇，透透亮亮，像童话，像词语，像邻家少女晶亮明媚的眼眸，闪闪烁烁，婆娑婆娑，将冬日山野的褴褛与突兀尽扫了去。大地端庄，山林迷离，似乎每走近山林一步，你就离童话的圣殿更近一步。这时的山野宁静而神圣，就连鸟儿的啁啾也少缺了平日里的聒噪，优雅里含着几分动人，含着几分不忍聒噪的羞赧。风是静默的，村庄是静默的，青青瓦舍是静默的，唯有低处的炊烟，悠悠然，袅娜着，妩媚着，绕过人家的屋檐，丝丝缕缕里荡过去，消融在时光里。

雾凇锁林的景致里，鸟雀是最惬意，从林子里突兀飞出三五只，窸窸窣窣，半晌不见，突然之间，又飞出一大群，挨挨挤挤里翔集到山野的另一边。这时，枝杈上的冰晶就簌簌地落着，在空中飘扬开来，借着光线散射着美丽的光芒，银针一般，耀得人眼花缭乱。漫步，突然之间就有一座山屋出现在眼前。山屋是护林人的家，护林人喜欢将家安在山林深处，悠然，僻静。清晨的时光里，护林人总是很早就起身，将炉火清理过一次，加了柴禾或石炭，炉火旺旺的，置一壶水于炉盘之上，而后穿了厚厚的棉袄，扛一把锹，巡山而去。在我童年的时候，我就跟随姥爷在六盘山深处巡山，那得意劲能让孩童时期的我快乐好多天。巡山结束，姥爷回到山屋，从木格窗棂的位置拿出瓶酒，足足地喝上一口，而后长长地舒一口气，那酒香就弥漫开来，萦绕在山屋的每一处罅隙。而我，总会趴在木格窗前，望着窗外的景致出神，看鸟雀翻飞追逐，看雪花肆意弥漫，山屋真的就成了隐秘在山林深处的童话王国了。

此刻，赏雾凇的人倚着树干，斜身而立，整个人儿被明亮的冰晶裹挟着，照耀着，那人眯缝了双眼，默默然，寂寂然，我想，雾凇的图画一定烙印在他的心间了，抑或就是他绵长遐思的一部分了。

雾凇锁山林，锁住一季明丽，一季畅想。

故乡的初冬，雾凇正好，念想正浓。

1

清真寺里反复在播放《古兰经》的声音在村里飘荡着一些老者，坐在田边地角听周围是刚刚复活的荒草还有几株梨花，经帽一样洁白还有几层台阶，天梯一样干净

2

鬼针草，又名鬼蒺藜
鬼菊、刺儿鬼、鬼黄花等一种以鬼命名的植物
山上谁家房子空了
它会提前知晓
并迅速围上去

刘天福搬去女儿家住了
他还有个儿子，离家六年
至今生死不明

3

身体越来越差
各种指标非高即低
戒烟，戒酒，忌吃辛辣油腻的食物
没必要参加的饭局，都婉拒
没必要爱的人，都放弃

每天沿着乡间公路

在空无一人的山冈上
独自追逐，独自逃跑

我在追逐什么

我又为何逃跑

4

朋友来看我
从湖南湘西骑车到云南昭通
灰头土脸的，像个逃犯
没有什么招待他，带去
后山的松林中

有几枚松果落下来

剥开，无籽。

5

村妇们给我介绍刚挖来的草根
真像她们的名字

6

不会写名字，几十个人
让我帮着代签。整个下午
坐在吴家梁子上
签完李二财签陈家凤
签完罗石粉签杨文海
签完吴仕田签张德满
签完施宗金签王单单
哦，写错了
我慌忙涂掉，改成李明山
就像一个隐姓埋名的人
差点泄露了自己的身份

7

陈哑巴在贫困户信息表上
摁手印，摁不出任何指纹
我把他拇指拿起来看
泥巴敷了一层。我没有
让他洗掉。我默认
这泥巴，就是他的指纹
这里面藏着他的命

8

站在岸堤上，我等它凫出来
但没有等到

经过卯家冲水库

一只野鸭突然扎进水里
消逝了。从它入水的地方
涟漪一圈圈，逐渐扩散

像谣言，在人群中传开

一层层将真相掩埋

9

十二社张泽满笼养一只鹤哥
会说话，它叫我同事的名字：
赵清俊、赵清俊
一遍遍地，像一个朋友
被反锁在屋里

10

吴二钱的名字
被删掉了，在贫困户名单上

死亡为他一次性兜底
那空出来的表格里

似乎端坐着，一个
衣食无忧的人

11